



徐则臣 (连载 17)

“这个世界很难说，”初平阳当时说，“惦记美国的人太多了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方尖碑实在太招眼了。世贸大楼也是。经过世贸大楼时，我往上看了看，眼晕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恐高的人待在上面会是什么感觉？看到飞机与方尖碑即将交错的照片时，我的确想到了‘双子座’。当然，这只是瞎说。吕冬，你看过萨缪尔·亨廷顿写的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那本书吗？”

接下来他和吕冬讨论了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，还有两个人参与进来，其他人没有任何兴趣。在那本书里，萨缪尔·亨廷顿谈道，冷战后的冲突源于文化的差异，而非意识形态，但文明的冲突同样让世界很不安定。一个不安定的世界，发生什么事都没必要惊讶。

“我相信大公的话，也断然不会让大公失望。”舒莞屏回应的声音不大，却是字字清晰肯定。他说完这一句，发现双眼已经模糊。他不记得从前有谁对自己说过这长长的、真切的、不含一丝虚妄、充满痛惜和信任的话语。他将记住这一刻。

大公的目光在他额上停留稍长，像在等待时钟的许可，在嘀嗒声中忍耐着什么。最后，就像被小鸟啄似的，他真的感到额上有双唇的触动：飞快消失的、不曾着力的、母亲般的一吻。

她坐在了圆桌后面，整理长发，将浅紫色头巾解开束。屋内的文心兰和垂丝茉莉，还有她为特使新添的一盆玻璃海棠，都在许久的静息之后大放异彩。茶凉了，她起身更换。她端起杯子时，她俯身看桌上的纸片，那上面新写了几个洋语单词：“总首”“特使”“革命党”。

他一遍遍读，直到大公能够准确发音。就在不久前，这几个单词的含义还是那么无关紧要、那么遥远，而今却再也无法绕开。舒莞屏想到南国革命党人的起义，它会于某一天在北方蔓延吗？那又是怎样的一天？它又将让谁战栗？这一天会与大公企盼的那个日子重叠吗？啊，革命党，陌生而突兀的一个单词，即便用洋语呼出也同样惊心。

“公子，请你告诉我‘起义’怎样说，是的，我们断不可忘记这个词儿！”在他沉思的时候，大公突然问了这样一句。“啊，让我想想。是的，这是一个重要的词儿。”他在脑海中快快寻索，还好，从一个尘封的角落里找到了。“Uprising! (起义!)”他将它揩拭一遍，放在她的手边。她一遍遍重复，直到满意为止。

这注定是舒莞屏的又一个难眠之夜。从晚餐的食之无味到榻上无眠，连绵不断、时时强抑而又

“你说话时我才注意到，声音低沉，好听的男中音。”后来，舒袖说，“你谈的问题我丝毫兴趣都没有，但我喜欢你说话的样子，打着手势，像在转动一个地球仪。我突然觉得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，那声音也熟悉，好像上辈子见过的一个人。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不看我的时候，我才敢看你。平阳，你相信这世上有熟悉的陌生人这回事吗？”

“相信。”初平阳说，“我妈会请笔仙、碟仙，会给受了惊吓的小孩招魂。我还相信这世上有陌生的熟人。你天天和他在一起，依然觉得你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这是两年半之后他们的某次对话，这时候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。在此之前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，当然这个漫长他们无从知晓，因为第二次见面距第一次，差十七天就满两年了。这近两年，七百一十多天里，初平阳和舒袖偶尔会想起对方，想到的时候总能心生温暖，如同想起一个遥远的亲人。所有的回忆只能来自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，但初平阳依然不知道那个穿白色短袖衬衫的女孩是谁。他继续念研究生，在六朝古都南京，埋着头坐在大学的图书馆里，按字母顺序把馆藏书一架一架地读过去。2003年6月26号，初平阳研究生毕业后，背着铺盖卷离开南京，回到故乡的大学里报到。他将作为中文系的一名教师，教授西方美学。这一天，恰好杨杰从北京回来，约上在鹤顶一所乡镇中学教书的易长安，到一家名叫“老店”的馆子里吃淮扬菜。初平阳和吕冬先是朋友，现在成了同事，吕冬带来了舒袖。初平阳招呼

的局，他坐在老店的个没亮灯的包厢里，看见两个人从明亮的灯光里走过来；初平阳打开灯，吕冬身后跟着一个扎马尾的姑娘，这一次是粉底白花大连衣裙。她从吕冬身后偏出脑袋，眼神，鼻子，微笑，贝壳一样的牙齿，七百年仿佛只是二十四小时，她只是回家换了件衣服。初平阳站了起来。吕冬说：

“舒袖。你们见过的，她就喜欢跟大人玩。一个院儿的，楼上楼下，我看着长大，跟亲妹妹似的。”舒袖说：“就是亲妹妹。”

吕冬说：“对，就是亲的。”初平阳说：“嗯，椰林星诺。”舒袖说：“嗯，9·11。”

吕冬问：“什么9·11？你们在猜谜？”

“冬哥你忘了？那天晚上在椰林星诺，”舒袖说，“初老师成功地预言了世贸大厦撞机事件。”

“别叫老师，我没吕冬老。”初平阳说，“我一点都不想要这样的成功。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好好地活下去，包括恐怖分子。”

吕冬说：“这境界，袖袖，你一定得叫初老师。”

“我听冬哥的：初老师。”

这个日子也好记。大大小小的媒体上都有，2003年6月24日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，鉴于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显缓和，已经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，因此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，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。该决定宣布当日生效。25号，杨杰坐上当晚北京开往南京的火车，26号一大早到南京，转汽车晃悠了4个小时回到淮海。在南京中央门车站转长途大巴时，杨杰遇

到秦福小，才知道他们乘了同一趟火车。因为北京的非典传闻沸沸扬扬，好像死神在每一个人头顶上都逗留过，他们只能待在北京不敢动，免得到了哪里都被人视为瘟神；受歧视倒次要，让别人心里不踏实就不好了。现在，警报解除，在北京待过的人终于恢复了良民身份。福小回来是为了让家里人知道，她好好的，啥毛病没有；杨杰回来完全是因为憋坏了，得找两个亲人朋友好好喝喝酒说说话。他住的那栋楼，因为楼下有个老太太染上SARS，去了医院就没回来，整个楼都被隔离，门口拉着警戒线，有人二十四小时轮班值守。他每天待在家里像头野兽在三室一厅的房间里乱窜，除了看点营销和水晶方面的书，想想将来的生意该往哪里做，就是上网打游戏，把肚子都坐大了。从三月份风声渐起，接着草木皆兵，三个月，他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家里，吃了睡睡了吃，体重净增十二公斤。本来个头就不尽如人意，现在整个成圆的了，走快点都得把肚子抱着，以防上下颠动把哪个零件给甩下来。

这个晚上初平阳发现舒袖挺能说，之前沉默只是因为她没想开口。她对首都的SARS过程保持了高度的兴趣，很想知道非典型肺炎的精确长相，两位北京来客都没法给她一个上好的答案；为此要祝福他们，要是能解答清楚，在座的谁也没机会见到他俩了。那说点别的。随便说什么都行，说说你们的恐惧吧，说说恐惧下的荒诞吧，这的确是一个荒诞的世界。

(未完待续)

# 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 71)



不绝如缕的冲动，还有眼前与耳旁的声音、神色和气息。他难以忘记刚刚过去的一天一夜，那些白银般的颗粒应当好好收集，用作一生珍藏。最后，大约是黎明前，磨得滚烫的思绪才一点点冷却下来。“让我安睡一会儿吧，只一会儿就好，明天我们还要习练洋语。”这样想着，却偏偏记起了“起义”二字。他真的无法入睡了。

正是这个失眠之夜，黎明前，他大梦初醒般晓悟了一个谜底：他与特使那场狭路相逢的竹旁闲聊，不过寥寥数语，既无涉大公和府中日常，也无半点隐秘和禁忌，为何竟引起大公深深的不安？是的，他准确无误地捕捉到她的不快甚至是恼怒，尽管她在努力掩饰。这个瞬间，他突然明白了其中的奥秘。啊，“起义”，是的，就是这两个字刺伤了大公！因为那位特使最后吐出的是一句：“公子，你终会弄懂什么才是‘起义’！”这其中正隐含，不，是明确而坚决地否定了大公，认为她并非是一位真正的“起义”者！天哪，原来如此。好生狂妄骄横的革命党人，他居然认为只有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“起义”者。

曙色中，舒莞屏感到了痛楚和悲愤，还有委屈和伤绝。他认为大公当时听到自己的复述，一定有过相同的心情。

三

从东部火器营种植场之行到

行营滞留，共有十一日。就是这不太长的时间里，辅成院竟发生了一件大事。舒莞屏归来第二天即从五位“通嘴子”口中得知：那位银库匠师身边最喜爱的弟子，就是银票套版雕师“五微子”谋反了。“啊？他？”他几乎惊掉了下巴。“是的大人，”年轻后生痛惜，更多的是愤怒：“这家伙原来深藏不露，连他的师傅也被蒙骗了。”

“到底是一回事？”你等细细说来。“他着急了。年轻人喝一口水：‘总教习大人，事情是这样的，‘五微子’在银库存根上做了手脚，抄写陈年细目，将府上大人每年用度一一开列，说什么‘挥霍豪奢’。”舒莞屏听着，不敢漏掉一字。后生说：“幸亏副都统耳目通灵，把他押进了号子。”

舒莞屏知道“五微子”的本事，这人除了雕刻银票套版，还精通电报业务。他难忘此人亲手刻出的大公侧像，真是形神毕肖。时下令人至为困惑者有二：一是他这样做的目的；二是身为提调下属，为何要副都统越俎代庖？

舒莞屏无心做任何事情，摇了摇头：“大人有何吩咐？”“我们去看提调大人。”出门时，舒莞屏脑海里一直闪现那张清瘦的面庞，心中重复着“五微子”三个字。还记得那次短短的交谈。一个人放弃莱州沙河电报局，历艰辛千里投奔，而今却要谋反，这事实怪异，令人费解。他想小棉玉先一步自行营急急归返，也许就

为了这件棘手的事情。

小棉玉正在当值。他开口即问案情，对方缄默，满眼悲凉。“提调，一个手无寸铁之人，一个技师和雕版师，竟会谋反？我实在难以置信！”“身为提调未能觉知，也有失察之罪。要知道副都统在这里耳目众多。”“提调，您亲眼见过那份抄写的存根细目？”小棉玉点头。

舒莞屏鼓起勇气发问：“我想不出一个银库算师，怎么会心存异念。就我所知，大公日常用度何等节俭。即便是款待特使、庆贺大捷的晚宴，都有些寒酸！冷大人通宵达旦，也无非是几碟甜点、一杯咖啡。”

小棉玉叹道：“开列细目倒也实有，如府上大人的柴炭、滋补汤盅、红茶咖啡、一些瓷餐餐具。这加在一起也是不小的数目。令人恼恨者不是这些，而是其他。”她不再言说。舒莞屏看她一眼，她嗫嚅道：“是另一些事。比如骄奢淫逸，种种私密。”“啊，那是什么？”

小棉玉缄口，长长的鼻中沟因用力而呈弧形，这更加显示了守秘的决心。当她一次瞥见对方的怨怒和惊异、直视的眼睛，只好低声说道：“总教习大人，这事只你知晓，切不可外言。这人胆子着实忒大，除了开列银两花费，还历数将军强人妻女杀人如麻，桩桩件件实在可怕，一旦将军们知晓，也就不可收拾了。所以，公子总能明白我的意思了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陈彦 (连载 25)

“可温如风要是初五前得不到准确回音，搞不好又要告状去了。”

“他爱到哪儿你让他到哪儿去，别惯那瞎瞎毛病。反正我不能办冤假错案。”

回到村里，安北斗心里就越发吃力了。他甚至都有点害怕正月初六这个日子。

人急了，啥办法都能想出来。初四那天，安北斗突然遇见了牛存犁，灵机一动：这家伙不是牛让人偷了，也没破案，气得见人就骂吗？初二那天，还见他跟温如风蹲在太阳坡里叨咕了半晌，兴许他能帮点忙。

天快黑时，他故意把观测仪扛到牛存犁家门口的土坡上，朝天空对望起来，引来了牛存犁。牛问他望啥，他说看天象。安北斗爱看星星，一村人都知道。但把这玩意儿架在自家门口，围一堆娃娃来看，牛存犁还是有些好奇，就凑过来问：“最近天象咋个样？”

安北斗直摇头：“不咋样。”

“咋不咋样？”

他说：“你看见流星没？大年初一晚上就有流星，初二、初三下得没停，今晚更多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！”

“这说明个啥？”牛存犁问。

“从天象上看，今年一个正月都不吉利。流星流星，就是弄啥都流产的意思。”

牛存犁搔着没发的头皮说：“这个怕不准吧？”

“这是科学，科学不准啥准？”安北斗说得很坚定。

孩子们议论纷纷，都说科学自然是最准的。

牛存犁自己就把话赶到那儿了：“不是说，初六是个好日子，利于出行吗？”

他故意神秘地说：“咱是镇干部，不能随便散布谣言，我的话你就全当没听见噢。”说着，收起仪器就要走。

牛存犁急了：“哎哎，存镰，安干事，我还说初六出门去看牛犊子，准备买一头回来呢，你的意思，不吉利？”

他还真觉得不能耽误了牛存犁买牛的事，就说：“你娶信这个，主要是出行不吉利。”

“买牛犊子就要出行哩，在邻村。”

他说：“那个估计问题不大，从天象上看，出行超过方圆十公里，可能才有麻烦。”

“那啥时出行才顺当？”

“整个正月都不行。”

气得牛存犁把光脑袋拍得咣地一响：“他娘的，卖牛那家离咱村刚好十公里。”

他还有些歉意，但为了稳住温如风，也就没好再多说。何况买牛犊子也不在乎十天半月的。

果不其然，初六那天，温如风没有出行。因为初五下午，他见牛存犁到温家坐了小半晌才出来。出门时，还有点东倒西歪的，像是喝了酒。

初六一早，安北斗就蹲在自家窗前，观察动静。直到太阳出来，花如屏才头发揉得乱糟糟的，端着尿盆朝后檐沟走。温如风是十点多露的头，他急忙调好焦距，看他干啥，原来是清洗压面机的滚筒，镜头里看得一清二楚。温用铁刷子刷得很仔细，没有半点要出远门的意思。他心里才安稳下来。这一天，他和爹娘仍是轮流值班放哨。温如风把磨面、压面的机器弄出来清洗、上油、给皮带打蜡，忙活了整整一天。晚上九点多，家里就漆黑一团了。他还有些不信，一家的勤快人，哪一夜不是忙活到一两点。他扑扑沓沓从斜坡上跑下来，还偷偷摸摸听了一阵墙根，花如屏的叫声，都有点邪行。那女人平常见人总是羞脸子，这叫声可是淫荡得了得，像是温如风在拿刀一下下剌她的肉！乐得他回家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夜好觉。

担惊受怕的初六总算过去了。

初七一早，他就听温家的钢磨、压面机都响了。看来是没事了。中午，他就浑身有点轻松地到孙家赴宴去了。本来说不去，他爹说得罪那人干啥，存镰有他们盯着，让放心去。他就去了。

孙铁锤的面子果然大，不仅请来了邻村管事的，而且把外面“端公家饭碗”回来过年的，一律都请到了。关键是还请来了派出所所长何首魁。

席吃到半晌，他娘突然来叫他，悄悄说：“瞎了，存镰背着包出门了，像是出远门的样子。”

他一下就像傻在了那里。

## 15 出访

出访，一般是指到外国进行访问的意思。用在温存罐身上不大合适，可他偏把这次告状叫出访。大致是他听错了，人家说的是初访，因为还有非(法)访、重访、缠访、闹访等说辞。而他以为初访是不准确的，因为年前被抬到县上，那就是初访了。而这次，他既不是非法上访，也不是故地重游，更算不得缠访、闹访，也确乎只能定义为出访了。

(未完待续)